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平蜀立晋

李浩白——著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平蜀立晋

李浩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 平蜀立晋 / 李浩白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29-12404-5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1537号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平蜀立晋

SANGUOZHONGJIEZHESIMAZHAO: PINGSHULIJIN

李浩白 著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伍 志 徐宪江

责任编辑：黄卫平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张 宁 胡 刚

封面设计：金亮后声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3.5 字数：355千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01 新的局势下，每个人都要找准自己位置 / 1

司马昭开口缓缓而道：“近日新皇登基、魏室有托，本大将军在为国欣慰之余，心头却未免带有一丝沉重。因着成济误害高贵乡公之事，本大将军亦受了牵连，甚为天下士庶所讥刺。本大将军避无可避，唯有挺而受之——不知从今往后，本大将军该如何施为，方能‘以瑜掩瑕’、‘以美遮丑’？”

02 刚柔并济，推行新制 / 16

何曾和钟会听了司马昭这些话，不由得面面相觑：他俩本是决定联手推荐高诞或华表出任东平郡太守，倘若失算，至少也不能让杜预、羊祜等革新派人夺了东平郡去。但真没想到司马昭会突然来一个“兴之所至”，居然让阮籍这样一个散漫、纵逸的“醉鬼”去掌了东平郡！

03 私欲、猜忌让人自我蒙蔽 / 40

羊祜这才转过面庞正视着钟会：“钟大人，听了刘大夫所讲的这番话，您这位‘不世忠臣’，是否从此可以彻底放心了？亏得您费尽心机将我羊氏祖塋寻了出来绘制成图；也亏得羊某去年返乡祭祖，路遇高人指点，‘不求超世之贵，只图身心平安’，所以将此墓后壁凿孔以泄灵气，再也不足为他人所忧耶！”

04 屯田制试点改革受阻 / 56

董凡心底暗道：你阮大夫的亲笔诗作在洛阳城里是“一字千金”，但

在这些土豪富户眼里，却未必值得了几亩田地！您把自己的诗作字幅看得太高了！但他嘴上不敢明言，只应道：“诺。属下马上去办。”

05 刚柔并济，文武兼施 / 76

司马昭一字一顿缓重有力地讲道：“‘非汤武之革命而薄周孔之摄代’，这才是嵇康那句话的全部内涵。依他的说法，革命不足道，摄代也不足道，那我司马府还有别的途径可走吗？像他这样的大放厥词，谁能忍受得了？”

06 代蜀时机已成 / 94

“你还是没说到关键点上！”钟会慢慢抚摸着自已锦袍下那金菊状的花纹，“钟某倒觉得，大将军会很快下定决心，平吴定蜀之计如箭在弦势在必发——尔后，他才会据功而升、晋公加礼！”

07 所有冲突都是因为利益 / 115

“既是如此，请恕何某直言，董大人您还这般热衷于推动平吴灭蜀之役干什么？您在这边声嘶力竭地鼓与呼，到头来岂不是全给别人做了嫁衣？”何曾唇角含着一抹阴沉沉的笑意，向他疾逼过来。

08 用人施政之法 / 135

用人施政之法，其实正如你处置水流和堤坝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第一种情形是水流不需要你去筑堤建坝，它自动就能流到你想要它去的地方，这自然是最好不过。第二种情形，是你须得建好左右两边的堤坝，制约着河水不得一直朝着你想要它去的地方流去。为父对钟会挂帅出征蜀汉，就是这么做的。

09 声东击西 / 156

“在大将军心目中，一直是：征吴为轻，伐蜀为重；征吴为虚，伐蜀为实。邓征西您还没看出来？”爰邵事先得了司马昭的密教，有些话语也就透透彻彻地向他说了出来。

10 风云际会，人心浮沉 / 178

他俩谁也不知道——就在此时，杜预已经写好了一封绝密信函发给司马昭，内容是这样的：“钟会刻意将老将军李辅弃于后方留攻乐城，是戒惧他当年于‘淮南军’‘荆襄军’之中皆有深远人脉，故而对峙搁置不用。‘淮南军’中，胡烈有勇，李辅多智。勇者易欺，而智者难骗。钟会防李之心，何其深也！”

11 为鼓舞士气，晋公加礼不宜久拖 / 195

司马昭的眼波微微泛动：“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您必须尽快大张旗鼓地晋公加礼，借此向全国百姓发出一个公开而强烈的信号：平吴灭蜀，势在必行，行必有果，决不中止，无人可挡！这才可以沸然鼓动天下万民之心力全部投入这场大决战之中！”

12 乱世显英豪 / 214

侧过脸去，他瞥到了走在前面的邓艾——老将军镇定异常，面色从容至极，仿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颗颗晶莹的汗珠挂在他银白的须髯上，滴滴欲落，他眯也不眯，稳稳地一步一步前进着。

爰邵忽然感到了自己的卑小和邓艾的超凡——只有像邓老将军这样大智大勇的雄杰，才是这个乱世的弄潮儿！而自己，和他差得太远太远！

13 刘禅归降，西蜀已平 / 235

阮籍徐徐转动着掌中的青铜爵，双眸内波光闪烁：“如今西蜀已平、强寇已灭，晋公府的千秋伟业真可谓是天佑人从、大势已成——那阮某这时是不是应该预祝子上你即将荣升晋王了？”

14 建功莫忘修德 / 256

爰邵侃然而道：“‘蹇’卦的象辞是‘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这便是您目前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反身修德’，修什么德？就是修谦光之德、持中庸之道！”

15 从来名利地，易生是非心 / 273

何曾用拳头擂着地板：“何某一定要向晋公当面指出：邓艾这是在恃功而骄、妄自尊大，不可姑息纵容！”

“他在成都的不轨之迹多着呐！据说他把自己的起居室都设在了伪汉未央宫的大殿里，俨然以蜀地的‘太上皇’自居！”荀勖继续火上浇油。

16 “忠”也要讲方法 / 297

司马昭背在身后的双掌不自觉地紧握了起来，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既然邓艾这么“不开窍”，而且也似乎根本没听懂自己的弦外之音，那就只有以强势手段把他征召回来，暂时抽离出成都那个“是非窝”。

17 钟会之乱 / 316

此刻再犹豫迟疑，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他知道：司马昭派羊祜、贾充如此谨密地向蜀中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分明是察觉到了自己在益州有所异动而前来“明援暗制”的。自己只有赶紧举事，才能奋起阻击！否则，司马昭大军一旦突破剑阁关长驱而入，自己便只有乖乖束手就擒了！

18 尽忠立功之人成为“弃子” / 332

司马昭一时语塞，面色微微而滞：他当初把邓艾关进槛车带回，原本是想给予他最安全的保护以避免钟会当时的刺杀。然而，没料到这一点现在却被荀勖和卫瓘利用起来作为为了擅杀邓艾的口实！

19 三分天下归晋 / 348

曹奂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亲笔下诏封赐司马昭：冠冕垂有十二旒，乘六骏金根车，受八佾之舞，享天子之仪，其妻称曰“王后”，其妾称曰“王妃”，其嗣子称曰“王太子”。

尾声 / 369



01 新的局势下，每个人都要找准自己位置

连绵多日笼罩苍穹的隐隐云霾，在曹魏甘露三年六月甲寅日这一天骤然消弭无踪，文武群臣不禁对赞化大夫刘寔先前的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

碧空如海，万里无波，风和柳扬，万物焕然。正是举行新帝登基大典的好日子。

皇宫玄武广场之前，一座庞大的宫殿耸入天际。整座宫殿建设在层叠起来共有两丈高的琼玉台陛之上，东西长达四十余丈，金檐画壁，银灯朱门，壮丽之极。林立的巨柱漆成了明黄色，镂刻着蟠龙飞凤的精致图案。

殿门顶端的匾额上用隶书写着三个足有一人多高的大字——“太和殿”！

殿前的琼玉台陛上，分两侧全是手执笙竽、金钟、玉箫、铜鼓的清商署艺伎，吹弹敲打，合奏着庄严雅乐。

广场中央的九鼎之上，腾升着熊熊烈焰。它们已经整整燃烧近三个时辰了，现在也早已过了午时三刻，琼玉台上的龙床御座依然是空无一人。

站在百官首位的司马昭微一眯眼，斜斜抬头，瞅了瞅那喷着热浪的日头，嘴上没说什么，眼神却渐渐变得寒若冰霜。

“噤噤噤”步履之声传来，负责主办登基大典的太常卿郑袤匆匆跑到了司马昭面前，顾不得擦拭颊角的汗水，稳住了心神，佯装无事而又口气凝

重地向司马昭稟报道：“启稟大将军，陛下今晨洗沐冠戴之后，居然在寝殿闭门不出——郑某派了多名谒者前去请驾，他就是拒而不见。”

什么？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新皇居然不来参加登基大典？这岂不是貽笑天下？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司马昭眸中的目光似利刃般划出：“燕王殿下呢？”

“燕王殿下一直陪在寝殿劝说陛下前来登基……”

司马昭回头望了一下身后跪成乌压压一大片的文武臣僚，暗暗思忖道：这个新皇帝这么快就端起了架子？莫非还要等本大将军亲自前去迎驾？

躬伏在他左手后侧的钟会仿佛洞察到了司马昭那隐秘的心思，趋身凑近，向他轻言道：“大将军，请恕钟某冒昧，切勿忘了秦朝子婴故意拖延登基而借机伺刺了赵高！”

司马昭对他这话恍若未闻，只是沉吟不动。太傅司马孚亦已等得心焦，用手一指郑袤，沉肃而言：“郑君，你且在前引导，本太傅与三公一齐前去寝殿恭迎圣驾。”

这时，却见司马炎从行列末尾走上前来，从容讲道：“父亲大人和叔祖父大人请稍缓，且让孩儿代替你们去迎请陛下移驾前来登基。”

“这……子上，你看？”司马孚语气一滞，瞧向司马昭。

司马昭暗想：当初新皇曹奂就是由司马炎和羊祜二人专程从邺城伴驾迎进洛阳的——一路上，他也应该和曹奂建立起了某种熟悉的关系。于是，看着司马炎那明澈润亮而充满自信的眼神，司马昭缓缓点了点头。

——有些事情，也该放手让这些晚辈去办理了！

皇宫寝殿之内，幽暗如井底。身着帝服的新帝曹奂面对父亲燕王曹宇，语气恍惚得如烈风中欲明欲灭的残烛：“父王，孩儿真的害怕呀！司马昭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弑杀高贵乡公，孩儿若去登基为‘帝’，岂不也是尽在他一手操控之下？他对孩儿将来不也是想杀就杀想废就废？”

曹宇半垂着脸颊，不敢抬眼正视曹奂：“璜……奂儿，依为父看来，正是有了高贵乡这个前车之鉴，他们恰好不敢再对你有任何非礼了吧？毕竟，大将军绝不是董卓那样的粗莽匹夫……”

“父王，您是知道的，孩儿原先的名字是‘璜’，此番一到洛阳，司马

昭就让孩子改名为‘奂’——‘奂’者，实乃‘换’也！他们就是想在孩子身上实现‘改朝换代’的莫大野心啊！”

“嘘！我的小祖宗！你怎么敢在这里如此胡言乱语？不想活了么？”曹宇一下吓得脸如金纸，慌不迭上前一把捂住曹奂的嘴巴，“你可千万别给我燕王府闯下灭门之祸啊！”

曹奂拼命从曹宇的手掌下挣了出来，冷冷又道：“还有，他们只让孩子带了二十八名燕王府的苍头旧仆和少年奴婢入宫陪侍，这分明是把孩子束缚成‘孤身一人’啊！——父王，您带孩子离开这里吧！孩子可不想待在这‘活死人墓’里！”

曹宇重重地摇了摇头，满面清泪地直视着他：“晚了！晚了！待在这里乖乖地扮演好他们想要的‘皇帝’，这个命运你是永远也摆脱不了啦……”

“不！”曹奂喊得声嘶力竭，却又觉得浑身没劲——父王的话像是最有力的诅咒紧紧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挣也挣不断，甩也甩不脱。

就在这时，一名宦侍前来禀道：“司马炎公子前来求见陛下。”

曹宇紧张得全身一颤：“他……他带了多少士卒前来？”

那宦侍一脸诧然地看着他：“司马炎公子是独自一人前来求见圣驾的。”

曹宇心头顿时一松：“快快请他进来。”

几乎轻不可闻的足袜擦地之声传来，乌发披肩、气宇高华的司马炎似天降灵童般翩翩趋近。他脸上洋溢着甜蜜笑意，无形无声之中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陛下此刻休息好了么？”

不知为何，在他暖洋洋的目光笼罩之下，曹奂的语气怎么也强硬不起来：“朕……朕差不多休……休息好了……”

司马炎静静地盯视着他，笑容依然让人如沐春风：“陛下可是对今日的登基大典有什么不满吗？您讲出来，微臣会转告有司好好改进的。”

曹奂低低言道：“朕……朕觉得一切皆好……但、但是……”他费力地吐出“但是”这两个字时，曹宇面色一青，险些晕了过去。

“今日之事，没有什么‘但是’，只有‘顺利’二字。”司马炎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曹奂的话头，口吻蓦地变得凜然生寒，“陛下和燕王殿下可认得谭艮这个人么？”

他说出这个名字时，曹奂、曹宇父子二人顿时浑身一震：这个谭艮

便是朝廷派到他们燕国王室的监国谒者，一向对他们严苛暴虐、欺凌成性——有一次曹宇举办自己的寿宴庆典，居然从他那里讨要不来半分铢钱！假如把位于邺城的燕王府比喻成一座金色的“牢狱”，那么谭良就是这座“牢狱”中最令人可怕的“牢头”。

“谭……谭谒者？”曹宇颤抖着声音问道。

“谭良已经被微臣带回了皇宫偏厢，陛下登基典礼完毕之后，便可以万乘之威放手处置他。”司马炎的笑意愈发深沉内敛，口气也温和到了极点，“陛下若是暂缓登基，微臣就只得让燕王殿下先随谭良回邺城去对质了。他可是向大将军递进了不少涉及燕王府的告密函呐……”

想到谭良当日对燕王府上下的种种暴虐手段，曹奂面色骤变，心弦暗暗绷紧，戒惧之极的目光禁不住投向曹宇：“父……父王，您……”

曹宇“扑通”一声屈膝跪倒：“请大将军明辨，老臣绝无任何对我大魏不忠不顺之事——那谭良是诬告不倒老臣的。”

司马炎浅浅笑着答道：“微臣肯定相信燕王殿下是极其无辜的。其实像谭良这样乱嚼舌根、卖主求荣的小人，在我司马府也是不受欢迎的。”

曹宇这时才深深地透出一口气来：“大将军府明察秋毫，老臣衷心佩服。”

司马炎又似有心如无意地点了一个“关窍”出来：“陛下，您的堂兄、陈思王曹植之嗣子曹志此刻亦在大将军府内恭候着您登基……他文武兼备、名闻遐迩，实在是魏室宗亲当中难得的后起之秀啊！”

曹宇面色剧变，即刻起身扶住了曹奂的手肘，不由分说地将他牵引向前，同时朝司马炎不露声色地说道：“老臣现在便恭送陛下前去太极殿登基成礼——待到大典结束之后，陛下再召曹志过来一叙宗亲和睦之情罢！”

新帝登基大典终于顺利启动了，一派普天同庆的热闹气氛溢满了洛阳城内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却只有左民尚书贾充的府邸冷寂如一座孤岛，门窗紧闭，暗无声息。

贾充是魏朝唯一一个没有被召去参加新帝登基大典的在京高级卿僚。当然，他也明白大将军府通知自己不用参加大典是有深意的：司马昭不希望自己出现在这次大典的现场以刺激马、曹双方的矛盾，从而维持住朝局的安定

平和。虽然他的妻子郭槐一直在那里惴惴不安，但贾充却在表面上显得十分镇定。他心底很清楚：自己为司马昭代办了一桩最肮脏最丑恶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司马昭最终会怎样对待自己——他要么会让自己渐渐淡出曹魏政坛核心，但这样做会使不少忠于司马氏的人感到心寒；要么会比以前更加重用自己，但这样做会逼得司马昭敢于直面最严重的后果。司马昭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贾充不敢肯定，因为，这位主君的心思实在是太难揣测了。自己只有顺乎自然吧！

就在他苦苦思索之际，僮仆来报他的族侄贾模在室门外求见。这个贾模，近来在裴秀、李胤的调教之下，是愈发成长得聪明伶俐了。无形之中，贾充已然渐渐把他看作了自己身边的“小智囊”。一听他要求见，贾充立时一迭声地喊进屋来。

施礼见过贾充，贾模眉目带笑，朝贾充言道：“侄儿今日特来恭贺伯父大人万事胜意！”

贾充长叹一声，双眉皱起：“而今为伯已被大将军疏远在外，今日竟连新帝登基大典都不许参加，有何可贺？”

“伯父大人勿忧。您今日之被疏远，乃为他日大受亲重之张本也！”贾模说得十分轻松，“伯父大人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将军府掾吏树立起了一个忠心不贰、竭诚事主的好榜样，大将军怎会将您长期疏远呢？您为大将军做出了常人所不能为之大事，必能收获常人所不能及之回报——这一点，侄儿是确信不疑的。”

“为伯自然是希望你这话是正确的。但，为伯毕竟还是惹出了成济兄弟妄杀高贵乡公这桩祸事……”贾充捻着胡须显出了几分犹豫，“模儿，为伯是不是应该向大将军递进一道引咎自罚的表章？”

“不必。”贾模斩钉截铁地答道。

“为什么？”贾充追问道。

“大将军已经在皇太后的露布诏告中向天下士民讲得很清楚了：高贵乡公是以子杀母、大逆不道，而成倅、成济兄弟一时失了分寸而躬行弑君，亦被惩处示众——文中一词一句都没有牵扯到伯父大人您：您去引什么咎自什么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伯父大人您只需在府中静候佳音即可。”

“静候佳音？”贾充没想到贾模的思维竟是如此冷静而又犀利，对他这

般明澈笃定的语气亦隐隐有些半信半疑，于是试探着又问：“你把建议讲详细一些，为伯如今在朝野上下身负极大污名，日后应当如何施为才是？”

“自今而后，伯父大人须当闭门慎出，待得三个月过去，坊间非议尘埃落定之后，您方可入朝理事。”

“三个月？三个月内，若有奸佞之士在大将军耳边暗进谗言构陷为伯，为伯又当如何？”

“伯父勿忧。在这三个月内，伯父您可以让伯母与大将军府的王夫人一直暗通声息，以示自己对大将军府的尽忠无悔之意。王夫人自会在大将军身边为您多方回护的。”

贾充听到这儿，暗暗吃惊：贾模这个建议确实不错！自己方才也正想让郭槐找个时机去拜访王元姬沟通一下关系，请王元姬为自己在大将军耳边美言几句。他假装冷笑着问道：“王夫人在大将军身边真有那样重要的作用？模儿你又是怎样知道的？”

“侄儿平时与荃妹、攸公子多有交往。荃妹常言：攸公子对她说，他父亲在府中对王夫人一向亲敬有加，言听计从。所以，侄儿才斗胆向您如此建议的……”

“好。你讲得好。”贾充颌首认可，忽又慨然道：“这三个月里，为伯自禁其足，将会过得何等无聊啊？”

“伯父大人，您曾经当过廷尉卿，现在又担任着左民尚书，完全可以借这三个月的时间把昔日的办事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去粗取精、去繁留简，为大将军建立新朝时改制定律而未雨绸缪！”

他这话一发，愈加让贾充对他刮目相看了：“模儿！你好生聪敏！这些见解有多少是你去李胤大人和裴秀大人那里讨教来的？”

贾模满腹自信地长笑道：“伯父大人您有所不知：侄儿若不开窍懂事，凭李胤大人和裴秀大人那两张钢牙铁嘴，侄儿是无论如何也讨教不出半句真言妙语的。”

贾充面露大喜之色，“啪”地重重一拍自己的膝盖，扬声说道：“模儿，从今天起，你便是我贾府的‘小总管’了！你每月去账房处领取三十万铢钱任意开支，拿去多交朋友多通门路，为伯概不过问。只望你能时不时过来给为伯稍进益智之言便可！”

连绵旬日的秋雨终于停了，久违的阳光从润渍渍的云缝间抛洒而下，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微微带有甜味的潮湿之意。八月的稻田里挤满了饱鼓鼓的谷穗。趁着今日难得的晴天，农夫们挥舞着镰刀汗流浹背地收割着。

远处官道旁停着的一辆大马车内，微服便装的司马昭和羊祜、杜预对面围坐。他们一边透过车窗观看着田坎里的情景，一边恬然自若地交谈着。

“托老天爷的洪福和子上你的惠民仁政，今年大魏百姓又是一个好收成！”杜预盈然而笑，打着趣儿向司马昭说道。

“托老天的洪福不假，若说本大将军的惠民仁政，恐怕还不至于如此感天动地吧！”司马昭在口里谦辞着，一转脸却见到羊祜竟是满面的沉凝之色。他微微一愕：“叔子，你今日为何似有不快之容？”

羊祜直视着他的双眼，神色中悲怨交加：“羊某适才在心底深深嗟叹：苍天待我大魏百姓何等之厚，然则又待子上你何等之薄！子上你遭到如此天磨之厄，却依然念念不忘济世安民之大任，委实难能可贵！”

听了 he 这一番话，司马昭脸庞上不由得涌起一阵骤烈的激荡，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羊祜不愧为自己毕生难逢的知音！自己委实应当以尚师之礼厚待于他！念定之后，司马昭开口缓缓而道：“近日新皇登基、魏室有托，本大将军在为国欣慰之余，心头却未免带有一丝沉重。因着成济害高乡公之事，本大将军亦受了牵连，甚为天下士庶所讥刺。本大将军避无可避，唯有挺而受之——不知从今往后，本大将军该如何施为，方能‘以瑜掩瑕’、‘以美遮丑’？”

羊祜、杜预不禁互一对视，都没料到司马昭会对自己的重大过失如此直言不讳——然而，这般坦然而笃实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司马昭内心超常强大的一个明证？于是，杜预随即收起了恭谨之色，朝司马昭直言道：“子上你应当以清代浊、以优代劣、以圣代愚、以宽代苛、以明代暗，行常人所不能行之险径、施中材所不能施之惠政，猎民心而挽天意，则子上你自可以瑜掩瑕、流芳百世。”

司马昭一下坐直了，身子几乎倾向前来：“元凯，你把建议说得再详细一些。”

杜预面带浅笑，娓娓而言，语调沉实而又和缓：“东汉贤臣鲁恭有言：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子上你请看吴、蜀二寇治下之庶民疾苦，便能知晓天心之所趋矣。

“据杜某所研究，发现伪汉举国之庶民皆为军户官奴，终身服事苦役而不休，皓首沥血而不止，供国家无尽之索求而已身仅留存一毫之纤利，可谓苦不堪言；伪吴举国之庶民则几乎皆为各大豪强之隐户私奴，终身奔波于豪门之途，而上无赋以报国、下无役以供官。一言以统之：蜀之庶民太苦，而吴之庶民太乱。”

司马昭听得微微颌首：“那我大魏呢？”

“我大魏在大将军三世辅佐之下，清理了大量隐户，拨正了不少弊政，故而民有常籍、户有常规、税有常制，赋役上贡于国而下达于官，畅通如水，而无官僚、豪强中饱私囊之秽行。然则为天下庶民所不平者，唯有屯田客之秕政！屯田客亦本系编户庶民，当然应该享有自由生活之命运，岂能因国家贪功好利便将他们世代代锢为官奴？”

司马昭忖度道：“屯田客一事，本大将军与兄长忠武公亦留意许久，然则天下未定而军粮需供，屯田客也不好就此解放而归籍编户。”

杜预将车上窗帘一掀，伸手遥遥指着在田地间挥镰辛勤收割的农夫，朗朗讲道：“当今大魏之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吏奉其法，民安其生，兵精粮足，所向无敌。大将军您是盖世雄豪，又何必一味依恃屯田客之薄劳微利而毫无独力平寇靖乱之坚实自信？依杜某揣之，虽有屯田客所供之租役，未必能增我国威一分；纵无屯田客所供之租役，亦未必能减我国威一厘！大将军若能一举解放全国数百万户屯田客，则尧舜重生、西伯再世，又岂堪与您媲美？至于高贵乡公事件从此更不能污您一丝一毫！”

司马昭的眼神愈变愈深，久久地沉吟着：“外有二寇而内兴鼎革，万一引起人心动荡，本大将军届时岂非左支右绌？”

羊祜这时方才温然含笑插话道：“不错。屯田客解放一事，牵一发而动全局，大将军诚然不可轻举擅动。不过，坐视其弊养成病患，亦不可取。在羊某看来，可否先将此事放到有关郡县去试验一下？倘若屯田客被解放为编户庶民之后，果能感恩戴德，加倍勤劳，报效于上，则大将军便应以百折不挠之顽韧刚健将他们尽行解放！”

司马昭闻得此言，这才舒展了双眉：“叔子思虑得确是十分周全。只不过，这拿来试验的郡县应该首选何处？”

杜预的眼珠转了数转：“大将军若真有先试而后行之意，也须选好地方。据杜某所知，兖州东平郡位于中原腹地，其中所蓄的屯田客素为本地编户庶民的三分之一，不多不少，条件适合——就选定它为试验之地吧！”

司马昭沉沉低吟着：“你举出东平郡，不过是适才仓促间所料而已！叔子，你也替本大将军多想几个备选郡县吧！……”

“子上，你觉得我杜元凯一向都是马虎行事吗？”杜预脸色一变，立刻向司马昭耍起了脾性，“杜某选定东平郡，实在是深思熟虑之结果。兖州在安东将军州泰大人的统辖之下，州泰大人一直忠于司马府，所以他对该郡的鼎革之事应该是只有支持而毫无异议。解放屯田客做试验，人数多了，容易招来朝中守旧派势力之喧哗；人数少了，改制试验的效果又不够显著。而东平郡之屯田客数量不多不少，如何不是适宜改制试验的好地方？”

司马昭仔细听罢，方才点头答道：“你讲得有理。那就先定为东平郡吧！只是，在东平郡大胆推行改制试验之事，恐怕不得不精选一员得力干将去实施才行！”

“子上，应该是选准两员得力干将前去实施——郡府之中，郡守与郡尉两个职位是最关键的。”杜预沉静而答。

“哦？元凯你心目中已有合适人选了？”

杜预双袖一举，大方道：“不错。杜某所推荐的人选正是家父生前担任平阳太守时辟请的功曹刘毅。据传他为汉室亲王刘章之后。当年他在家父手下任事时，铁腕肃贪，举纲引墨，朱紫有分，郑卫不杂，诸僚拱服，故而世人皆称：‘平阳二百吏，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其锋芒一时竟盖过了家父！有他去东平郡推行屯田客改制试验，定能圆满完成任务。”

“刘毅？是担任议郎的那个刘毅么？”司马昭也回忆了起来，“王基将军和伏太夫人都曾经向本大将军推荐过此人。王基赞他是‘方正亮直，介然不群’；伏太夫人给他的评语是‘言不苟合，行不苟容’。本大将军看他在议郎职位上也确是敢于直言，气吞山河。这样吧——本大将军就派他出任东平郡郡尉，协助新任太守在东平郡改制试验。”

“子上你既定了刘毅为东平郡尉，那么便调杜某为东平郡新任太守

吧？”杜预心头一阵窃喜，“子上，多谢你为杜某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

“不行。你不能去当东平郡太守，本大将军会选准一个最合适的人才来巧妙推行此事。”

杜预听罢，不禁大为失望，但他素知司马昭说一不二、刚毅果决的性情作风，也只得任他安排了。

司马昭深深地思忖着：“本大将军将东平郡的屯田客们解放为编户庶民之后，第一个首要问题便是要将民屯中的官田分配给他们——那么，究竟分配给他们多少亩田地才算合适？不可能漫无节制地乱分乱割吧？”

“大将军所虑甚是。依羊某愚见，可以将屯田客们所分配的田亩数量与目前东平郡编户庶民每家的平均田亩数量基本持平，不能比原编户庶民超出太多，否则会引来分田不公、赋役不均之非议！”羊祜和司马昭想到了一处，表达出同样的忧思。

杜预向司马昭拱袖回答：“这些具体事宜，就请子上你宽限几日，容许杜某和叔子细细研讨后再呈上条陈来。”

司马昭点了点头，因着场中大事已然谈得差不多了，为了放松气氛，他就向羊祜温颜问道：“叔子，本大将军听大嫂谈起你近来写有一篇《咏雁赋》，志趣旷远、意境清奇，你可否诵来一听？”

“子上你何必取笑祜？嗣宗先生的佳辞妙赋才真的是脍炙人口！祜的拙作，怎好在此卖弄自炫？”

“叔子，你只管诵来，本大将军是相信你的绚烂文采的。”

羊祜推辞不过，只得清了清嗓子，悠悠诵道：“天生奇鸟曰‘雁’，进凌鸢于太清，退嬉鱼乎玄清。浮若漂舟乎江之涛，色若委雪于岩之阿。鸣则相和，行则接武。前不绝贯，后不越序。齐力不期而并至，同趋不邀而自聚。当其赴节，则万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则众物不能易其所。临空不能顿其翼，扬波不能灏其羽。”

杜预听得津津有味，失声赞叹道：“凤者，鸟中之王者也；鸢者，鸟中之王后也；而雁者，实为鸟中之君子也！古人云：‘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贵其有所。’这些岂不都是君子之嘉德乎？而叔子你这一篇《咏雁赋》，更是尽彰鸿雁的君子之风操矣！”